

旧事

## “双抢”记

刘湘林

小暑大暑时节,骄阳似火。我与文友下乡采风,穿行于广袤田野。放眼望去,收割机在金黄的稻浪里穿梭;犁把水响,耕田机紧随其后,平整着收割后的田块;不远处,插秧机在镜面般的水田里缓缓行进,一行行嫩绿的秧苗,便在田里扎下根来,迎风摇曳,满是新生的喜悦。

田野由黄转绿,周而复始。农人脸上挂着淡定的笑容,一台台农机在田间轰鸣驰骋——这便是家乡伙县如今的“双抢”图景。我伫立田埂,思绪万千,五十年前的“双抢”场景,一幕幕浮现眼前。

那时,我还在伙县三中读高中。暑假一到,头天傍晚刚回山家中,第二天便投身到生产队的“双抢”中去。

所谓“双抢”,即抢收早稻、抢插晚稻,需在一个把月内完成。每年此时,各级党委组织通过报纸广播动员,号召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力争“搞完‘双抢’过‘八一’”。这不仅是政治任务,更是与天争时的农事铁律。晚稻栽插后,生育期长,必须赶在“寒露”风到来前灌浆抽穗。早一天插下秧,便多一分丰收的把握。

在那个年代,“双抢”基本依靠人力,唯有犁田和把田靠耕牛代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谈何容易!

我所在的生产队田多劳少。动员会上,农活按收割、插秧、犁田等工种分组划片,定额记工分。每个社员还发两包仁丹、一盒十滴水作防暑之用。

见我回来后,队里很高兴,把我安排进收割组,承担“打禾”(稻谷脱粒)的重任。组里几个青壮年负责打禾,其余妇孺老少则负责“割禾”与“搬禾”。割禾,就是用镰刀将稻禾一兜兜割放好;搬禾,则是将割下的禾把,快速传递给打禾的人。

我们用的打禾机,是县农机厂研制的“先进农具”。老农们感叹,过去脱粒全靠手,现在全靠脚。打禾机由木桶、踏板、齿轮和布满铁丝倒钩的滚筒组成,靠人力脚踏驱动。使用前,得先把它运到田里。这是一项苦差:两人一前一后抬着倒扣的木桶,前面的人尚能走路,后面的人则完全被罩住,只能看见脚下,肩膀落在桶沿上,即便垫着稻草也深嵌入肉。另有一人则要背着沉甸甸的铁滚筒。三人必须屏气凝神,步调一致,才能安然抵达。

到了田里,我们装好滚筒,抹上润滑油,踩动踏板,机器“呜呜”作响,由慢及快,打禾正式开始!我和伙伴李和平负责打禾,两个各有一人递禾。我们接到禾把,双手紧握,在飞速旋转的滚筒上快速翻滚三五下,谷粒便脱得干干净净。稻草扔向一旁,又接下一把。搬禾的人飞奔往返,仍跟不上我们的节奏,只好不断加派人手。不一会儿,人人汗如雨下,谷桶也满了。我们稍作停歇,将金黄的稻谷装入箩筐,然后推着机器继续前行。为保证效率,队里还专设一人“出桶”,负责清理落下的稻草,及时将谷物装筐。

我们身后,打禾机“呜呜”作响,仿佛在催促着前方的收割队伍:“快割,我们追上来啦!”割禾的人们闻声回望,大气不敢出,只能闷头加快速度。

临近中午,这场你追我赶的劳作暂告一段落。打禾的、割禾的、搬禾的,个个衣衫湿透。我们把部分稻秆捆扎起来,留作他用,其余的还回作肥。然后,各自挑一担谷子送到晒谷坪,过秤后才算完成上午的活计。

如此高强度的劳动,伙食却很简单。家家户户都是用辣椒下饭,偶有青椒炒蛋,或是从河里摸了鱼,用新鲜辣椒炒小鱼仔,那便是一等一的美味了。

中午短暂的歇息后,出工的哨声再次响起。我们又奔赴各自的岗位,重复着上午的奔忙,直至日落西山。跌入江中痛快一浴,仿佛洗尽了满身疲惫。晚上吃饭格外香,饭后翻几页旧书,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

“咻咻——”尖锐的哨音将我梦中惊醒,窗外已透进微光。“出早工啦!”队长的声音浑厚有力。

天蒙蒙亮,我们便下田割禾,为白天的脱粒做准备。腰弯得如一张满弓,左手攥住稻秆,右手镰刀朝禾兜一拽,“唰”地一声,割下一把。如此反复,一步步后退,直到田埂,才能直起腰来喘口气。一丘田割完,腰酸背痛,汗珠如断线的珍珠,簌簌滴落。此情此景,才让我对“面朝黄土背朝天”有了切肤之痛。

为了赶进度,月朗星稀的夜晚我们还要出夜工。虽少了白日的酷热,但身体早已疲惫不堪,连打禾机也发出沉闷的“呜呜”声。可大家都在坚持,因为人人都明白,这是与老天的较量!

插秧并非所有早稻收割完毕才进行,而是在收割、犁田后穿插进行。插秧先要扯秧。我们用棕叶条作捆绳,一手扯秧,在水里抖净泥沙,另一手顺势扎成“一只秧”。扯秧按数量记工分,熟手左右开弓,动作如行云流水。

早饭后,我们将秧担到田边,均匀抛入田中。田面平滑如镜,预先用划行器划出了经纬线,我们只需在交叉点插秧即可。插秧讲究“正、匀、浅”,手指夹住秧苗根部,如啄啄米般迅速插入泥中。大家在田边一字排开,躬身向前,谁也不甘落后。若有人落在中间,便会被笑称为“坐轿子”,是件丢脸的事。一趟插到头,才能舒展一下酸痛的腰,随即又转身往回插。

“天上日头晒,田里滚水烫”,我和许多社员一样,手指都插烂了,传来钻心的痛。那时,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期盼:要是有机具能代替人插田,那该多好呀!

一个多月的“双抢”大会战终于落下帷幕。我,一个白净书生,已然晒成了一个浑身黝黑亮亮的小伙子。

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乡土已是沧海桑田。如今家乡的“双抢”,在机械的加持下,显得有条不紊,曾经的喧嚣与劳累似乎已化为无形。然而,农业生产终究不易,从播种到收获,再到加工,每一粒粮食抵达餐桌,背后依然凝聚着无数人的辛劳与智慧。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过那段岁月的人而言,更应不忘昔日艰辛,珍惜今朝幸福。

现代诗



## 树抱石 (外一首)

何美琪

石头与石头抱在一起  
堆满整个河床  
与浪花翻滚嬉戏  
成为神农谷无边风景

一块巨石  
孤零零地伫立岸边  
像枚弃子  
被拒于家族之外  
近在咫尺  
却远成无法靠近的距离

接受一切  
包括既定的命运  
开始思考的巨石  
蛻掉青苔一般轻薄的忧伤  
站得沉稳而坚韧  
享受雾霭 流云  
还有小鸟的歌唱  
蝴蝶的舞蹈

一棵巨大的构树树  
却动了凡心  
积攒所有的力气  
将根系的触角伸过去  
在黑暗中摸索生长  
一点点靠近这块石头

屹立1500年的守望  
终于相拥  
树抱石的奇观  
酿成一段传奇佳话  
树上系满的红绸带  
高高飘扬  
唤醒神农谷1000公顷的沉寂  
和世人心底的爱恋

## 神农谷的 野山茶

一株野山茶站在灌木丛中  
执着地探头  
向岁月深处张望  
不知站了多久  
也不知盼了多久

那个神农氏  
曾用粗糙的大手抚平过  
野山茶葱茏的心事  
叶脉上至今还流淌着  
一道温暖的印记  
咀嚼过青青茶叶  
唇齿间吐露的芬芳  
让一棵树因冠以“茶”名  
而流芳百世 恩泽万代

一大片野生茶  
在簸箕上铺开  
半山芬芳飘散在风里  
用清澈的山泉水冲泡  
琥珀色涟漪中  
浮起整座山峦的倒影

轻轻晃动杯盏  
啜饮这杯澄澈的神农谷  
让某个薄暮里  
未尽的期待  
从杯底缓缓升起  
静静品茗这道回甘

本版栏目投稿邮箱  
zzrbsg@163.com

随笔

## 江边的那些渡口

崔旭艳

忽然发现,那些承载着悠悠岁月与江畔风光的渡口,始终安然沉静地守在江边,默默陪伴着每一个乡村的晨昏,仿佛静候着我们去发现与记录……

夏天的早晨,我来到涪陵区的朱亭渡口。晨光初现,渡口旁已人声喧嚷。挑着菜担、背着布袋、提着竹篮的人们鱼贯下船,在清冽的晨光中彼此吆喝着,步履匆匆地赶往不远处的集市,售卖新鲜的鸡鸭禽蛋、瓜果蔬菜等。另一边,三三两两登船返程的人,则轻松地与渡工聊天,等待开船。

朱亭渡口曾有九座码头,历史上官建、民建,沿湘江两岸一字排开,青石板台阶直插入江水深处。这些渡口中的码头最早可追溯到宋代,足见当年此处的繁华。

我看到一个戴着红袖章在渡口旁呼喊维持上下船秩序的女子,便上前询问,她告诉我天还没亮她就来了。“周末节假日人多,特别是赶集的日子,有些挑担的老人家要扶一把,主要是要协同守护渡船的安全。”“船多吗?”“不一定,人少就只有两三艘船,人多有七八艘船。”说完,她跑到船边,大声喊叫:“穿好救生衣!”

有一天在醴陵的涪江边上看到渡船。

渡工姓吴,60岁左右,他在马脑村和企石村之间的这段江面上开渡船已经有十多年了。他家一直住在江边,从爷爷辈开始就在涪江上行船,现在年纪大了,又准备将驾船这个行当传承给儿子这一代。

我去的时候阳光正好,风平浪静,一江碧水泛着微波涟漪,对岸山峦如黛,树梢新绿点点,间或点缀着几抹鹅黄的油菜花。他的渡船,就停在江岸一棵向涪江伸展着枝条的樟树下。

“你每天要往返几趟啊?”趁着等客的间隙,我问。“每天少的时候三四趟,过年过节或者赶集的日子有十多趟,我的电话号码就写在渡口亭子的墙上,要过河的人就打电话。”“过河多少钱?”问到这句话时,我见他似乎有些尴尬地笑了,“我现在每个月700元工资,不熟的人有时候收5块钱一个人。以前我父亲在航运公司开船开到退休,他从划桨开始摆渡,那时候每个月乡里给十几块钱工资,有时候收乘客两分钱、五分钱,那时候收入低,有时候企业也支持一点。”“那你不是家四代的摆渡人吗?”他笑了,算是回答。

我看了看他的船,又望见岸上四周张贴的各种关于航运的操作规定和要求,想起他每个月工资收入,没再言语。

后来去伙县,在伙县铁桥旁边寻到东门渡口。正是中午,船的缆绳系在岸上,渡船静静地泊在水中。渡工许是已经回家吃饭了,我没有拨打写在江边墙上的电话。

到茶陵的时候,我又去找渡口。

在茶陵的平水镇有个金山渡口,位于涑水岸边。渡工姓何,55岁,2017年开始驾船,船是县交通运输局买的,他负责开和保养,每个月工资1500元。他的电话号码也写在渡口旁“渡站”的墙上,用白色粉笔写的。他每天在涑江上往返最少五趟,最多十几趟。因为江岸边的马路上有个公交站,许多人坐船过河后可以转公交去县城,65岁以上的老人坐公交还免费,因此即便只有一个乘客坐船他也要开船,都是免费过渡。过年的时候,偶尔会有乘客主动包几块钱红包给他。他的父亲以前也是船工,这个渡口的船最早是用竹竿撑行,后来用划桨,现在下游龙家山水电站建成后,水位上升了10米左右,从2009年开始,只能用轮机船行驶了,每天要烧七八十升柴油。有一段时间他遇上了一个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每天都来坐船过河,跟着他的船往返。他害怕病人出事,先是耐心地陪着,聊天做工作,后来实在放心不下,找到对方的家里反复沟通,病人才没有再来上船。

据了解,茶陵县涑江流域有16处渡口,航线长短和客流量不一,因此渡工的工资也不一,大约是在700-2300元之间。渡工工资、油料、日常养护都是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包括船上更换零配件、机油、保险、消防设备、配备救生设施等,全年约需费用60余万元,每年免费渡旅客10万人次。他们现在最大的苦恼是渡工工资太低了,老渡工年龄都偏大,年轻人又不愿“接手”,有些渡口已出现渡工青黄不接的局面。

目前,株洲全境湘江及其支流涑水、涑水流域,尚存渡口56处,渡工91人,渡船83艘,均由交通部门提供。据统计,所有渡口年渡运量约106万人次。每一个微小的渡口,每一条船,每一位渡工,在江波中承载的,都是乘客的平安与期盼。渡口所渡,看似是村民寻常的出行小事,实则是民生“衣食住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千古流传的一道独特交通风景。

随着城乡路网的日益完善与“渡改桥”工程的推进,株洲江畔的渡口终将逐渐隐退。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曾以一己之力,默默为村民出行、为乡村联通城镇的繁荣发展铺路搭桥。这份功德,人们不会忘记。

散文

## 戒尺与汗： 疼痛里的成长哲学

付伟

槐庭的茶烟漫过竹案时,俊哥忽然捏着茶盏冲我说:“你发现没?这世上所有真正的成长,都绕不开一点疼。”他指尖敲了敲桌面,“就像前阵子见外教举着的那把戒尺,他说古希腊人管这叫school,本义就是‘用来警醒的木棍’。”

我望着杯中浮沉的碧螺春,忽然想起《霸王别姬》里的镜头:程蝶衣被师傅按在板凳上剃去多余的指头,疼得在青砖上蜷缩成一团,眼泪混着冷汗浸透戏服。可后来在台上,正是那双手,把虞姬的水袖舞得如泣如诉。俊哥说,他表兄在部队时,烈日下练刺杀,枪托把肩膀磨得血肉模糊,班长却只是往他伤口上撒把消炎粉:“现在疼的是皮肉伤,战场上当逃兵,丢的是命。”后来边境演习,表兄凭着扎实的刺杀术,在模拟遭遇战中救下了整个班。

“你看这戒尺、藤条、枪托,本质都是一回事。”俊哥往我杯里续了茶,“咱们老祖宗造字时,‘藤’条的‘藤’偏要读成‘疼痛’的‘疼’,早就把道理藏在里头了。私塾先生用藤条打手心,不是要孩子记恨,是要他们记得‘错了就要受罚’的规矩;就像纪委开民主生活会,非要让批评带点‘辣味’,逼得人脸红出汗,也是怕小错酿成大祸。”

他说起去年处理的一个案例:有干部在廉政谈话时总打哈哈,直到组织上拿出他违规接待的证据,他才在会议室里坐立

难安,额头上的汗把衬衫洇出深色的印子。“后来他说,那天的汗比挨顿打还难受,但也正是那身汗,让他守住了后面的底线。”俊哥叹了口气,“人这东西,就像庭院里那棵冬青树,不剪枝会疯长,可要是下狠手拦腰砍,根就死了。”

我想起古希腊的school词源典故:最初的雅典学堂,老师手中的戒尺从不会轻易落下,却总在学生走神时轻轻敲响桌面。那声响里,藏着比疼痛更重的东西——对知识的敬畏,对规则的尊重。就像程蝶衣最终成角,不是因挨了多少打,是懂得了“从一而终”这四个字的分量;就像军营里的士兵,不是靠伤疤炫耀功勋,是把“服从”刻进了骨髓。

茶烟渐渐散了,阳光透过槐树叶在地上织出斑驳的网。忽然明白,这世上所有的“戒尺”,从来都不是为了制造疼痛,而是为了划定边界。疼是手段,不是目的;流汗是警醒,不是惩罚。从戏班的藤条到学堂的戒尺,从军营的口令到纪委的批评,人类在疼痛里传承的,从来都是“防微杜渐”的生存智慧——让小疼拦住大病,让汗水洗灭战火,让一时的不适,换来长久的安宁。

这或许就是成长最朴素的哲学:那些让我们疼过的瞬间,终会变成托举我们的力量,从来都不是为了制造疼痛,而是为了划定边界。



生活家

## 城里种花生

姜满珍

许是受小时候猜了“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的谜语、学了许地山《落花生》美文的影响,每年都会巴掌大的院子里种十多颗花生玩玩——绿油油的叶子长在淡绿色的茎秆上,茎上开满了黄灿灿的小花,像一只只展翅欲飞的蝴蝶,花的形状和蝴蝶兰的形状有几分相似。靠近地表的花朵长出尖尖的针脚插入泥土里,过些许时光再结出乳白色的花生,九十月份将花生苗扯出泥土,上面就会露出一串串的花生来,像母猪生的小猪崽一样排排座。在有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他们还会把花生连苗一起悬挂在屋檐下晾干,想吃去摘就是了。玉米、花生、高粱……挂在屋檐下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

父母都走了,留下了我们兄妹无尽的思念。大哥前段时间发了近90岁的母亲去年在自家院子里摘花生的视频,让我们又想起了昔日与母亲朝夕相处的时光。我们祖辈都生长在湘江河边,在那洪水时常光顾河畔的日子里,两岸的土壤变得十分肥沃,以沙性土壤为主,最适合种花生、黄豆、饭豆等经济作物。“谷雨时节种花生,不伤钱财又得闲。”邻里乡亲都会在自留土里种上好几垄花生,点了花生之初要薄膜遮盖,防止鸟儿啄去当“饭”吃,花生苗长出些许儿高,就要给它们松土、除草,让空气自由出入,让苗儿茁壮成长,还要时常给它们浇水、施肥,这样开出的花才会多,结出的果实也更皮实一些。

记得吃集体饭时,母亲常去将大家挖完后的花生土重新翻一轮,依然可以挖出一些残留的花生,给饥肠辘辘的儿女当美食享用。分田分土到户后,爸爸妈妈会种上四五块土的花生,快过中秋节时将所有花生苗扯回家,让我们先自个儿将花生吃个饱,然后分配任务,每人负责摘一箩筐花生。摘完后父母亲去塘里将花生外壳粘着的泥土洗干净,晾晒在阳光下,晒得半干半湿

时挑到附近集市去售卖,每年也给我们贫穷的家庭增加了些微薄收入,当然,再没钱,父母亲也还是会把中秋节和过年要吃的花生留下来。中秋节,吃花生、吃凉薯,最多再摆几个雪梨、几片药糖,这就是最丰盛的点心了。在那物资匮乏的年月里,对这种仅端出几样点心来的节日,我们依然充满着向往与期盼。哪像现在,天天家里茶几上摆满了各式水果、糕点、坚果……

父母亲离开后,大哥依然在乡下老家种上好大面积的花生,隔上几天就回老家去料理一下。到了收花生的时节,大哥会给每家每户捎上些花生尝尝鲜。一吃到大哥送来的花生,父母亲大半辈子的辛劳就会不自觉地浮现于眼前。

花生入碟,品类繁多,盐煮花生、醋泡花生、炒花生米、炒花生苗、花生糕,等等,不一而足,商场、饭店、夜宵摊,随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花生还可以用来榨油炒菜吃呢。我最喜欢将大家吃完花生后的壳收藏起来,待种种菜时,放在花盆底下,将其与泥巴充分搅拌,既透气又不积水,时间久了就腐化成最好的有机肥。

花生是最容易种植的作物了,剥开花生壳,将种子埋在不深不浅的土壤里,如果没有蚂蚁或鸟儿偷吃,三五天就能发出嫩嫩的芽来,其形颇像一个小女孩戴着一顶太阳帽来到这个世界东张西望。今年我种了红皮、黑皮、豹纹三个品种的花生。豹纹花生又叫七彩花生,是云南特有的花生品种,因果仁外皮呈现淡红、紫黑、白色等多彩条纹,形似豹纹而得名,外壳细长且纹路凹凸明显。它长出的苗特别高大,待到果实成熟时,相信它们也会比普通的花生更壮实。

我已连续在小院里种了三年花生,收成一直很差,土壤和肥料都不丰厚,味道还是很鲜美,收多收少无所谓,种的是儿时的那份情愫,父母在世时那份浓浓的亲情。